

光緒鎮海縣志

鎮海縣志卷二十二

人物傳三

明二

薛三才字仲儒別字青雷父邕見孝義傳三才天資過人甫六歲器度如成童日誦數百言屬對應聲十二歲應童子試主者詫爲異才萬曆十四年成進士授庶吉士益博覽羣書考究古今經世之學明年改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冊封周王自迎及賸送一無所受事竣遷兵科都給事中丁外艱服闋補禮科二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稱得士三才在垣中數好直言李成梁奏敗土蠻子卜言帝已告廟宣捷三才再疏論其欺罔火落赤犯洮河總督梅友松巡

撫趙可懷言其志掠番非犯順三才力駁之兵部推故總
兵官李應祥僉書南京右府三才言應祥賄敗褫官不當
復應祥遂勒免黔國公沐昌祚爲巡按御史所劾詔按諸
左右不法者昌祚以緬警上奏詞若訟寃三才言一二屬
役就訊而昌祚怙愆不遣是爲抗有司乎抗明旨乎給事
李沂以建言下獄三才疏謂不當以言語罪諫臣湖廣貢
鮮不稱旨布政以下俱鐫級三才疏謂不當以口腹罪藩
使秦王請封奉國中尉誼潑爲郡王三才言非制朝鮮王
李昫以長子疾請立次子埤爲嗣三才爭不可復乞召還
諫臣姜應麟諸人一時趨之給事中張濤言事被謫三才
論救坐奪俸至如申明恤典戒飭學政慎選庶常諸疏多

著爲令官給諫七年例推京卿三才獨慨然請外補曰誰
非臣子效職地出爲湖廣右參政分守荆西道荆守陵璫
橫甚嘗憾鍾祥令抗直欲奏逮力爲護持得善全以去稅
監陳奉驕恣不法三才裁抑之奉怒誣以撓稅上素知三
才疏不下就遷其地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三十一年楚宗
人華越案一作越計楚王華奎非蒸王子大學士沈一貫右王
華越遂奪爵綱高牆王購玉帶石馬珍玩載入都謝當路
宗人蘊珍等率衆百餘邀至漢陽巡撫趙可懷遣副使周
應治往捕獲三十餘人繫之獄諸宗噪軍門可懷急出解
諭語過激諸宗悍者羣歐可懷立斃時變起倉猝獨三才
與按察使李濤在或有指上座謂三才曰使公早坐此豈

有今日三才因語諸宗人趙公已死朝廷甯遂置不問公等初非與殺巡撫者何苦佐亂人自及也於是諸宗稍稍散去三才與濟謹備庫藏朝夕治事如常而密授意諸郡王計糜亂者相飲啗娛之悍黨乃戢會巡按御史吳楷遽以反聞請亟遣巡撫集兵捕都御史溫純議卽用三才而一貫用右布政使梁雲龍命未至楷又奏逆宗謀據南都帝怒立詔南京鄖陽江西河南勒兵進討而宗人居城中自如無一人逸及楷以荊州兵至亂已定雲龍命亦至諸悍宗悉就縛楷等欲實前疏妄言一鼓就戮而鄰鎮兵來者不止三才檄止之明宗人非反罪在殺撫臣劫貢物耳遂獄因得不蔓尋移疾歸三才爲楚左轄不踰兩年多惠

政時值三殿毀徵材甚急三才與商約木至吾當親爲汝
度中者立于直不汝稽也諸商信之以所儲木來三才卽
往視驗材之鉅細堅疎增減其價而給之如約不假手左
右如此數四木日集商旣獲利而官所贏亦無算矣楚又
有內供綾紗及三匱紙每歲一徵費不貲三才悉其弊召
紙商與定直願者聽從江右以貲多寡市如木商法亦皆
大喜爭往市所費價歲纔十二萬有奇視前所減逾半凡
郡邑上賦牒卽設一秤露臺例令其人手自秤而送屬員
一人監視封識或隨事發或入帑而俟他日以事發守藏
者但主登數不得與出入故上者與給者皆獲所贏瀕江
之邑水盛輒決田爲江而額賦不除有一邑缺賦數百金

者三才因檢郡邑倉籍備荒歲額甚侈歎曰歎歲十年不一二見何多積以供漏卮乃卽其郡通融計之使足爲備而以其餘補賦其悉心地方多類此三才既乞歸未抵家四日丁內艱三十七年徵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單騎就道屏諸迎候蒞鎮首嚴將吏膠軍之法修築牆堡善識敵情能制禦之聲威日著而以邊儲空虛乃奏曰臣檢故撫臣連標疏萬厯十八年宣大主客兵餉積至百萬今滌然一空矣中人家猶有兼旬之積聚兵馬十餘萬與敵僅隔一牆而懸磬若是豈不足爲寒心夫諸軍糧餉月不過數錢八口之養率皆仰給餉不時至未免請貸則以料草布花質錢於債家錢未入手子錢已大去其半欲冀土

飽馬騰其可得乎營伍日疲可慮者一也軍餉既缺必取
盈於屯糧卽有水旱不得減免而屯戶逃徙者卒攤派於
同堡賠累滋苦逃亡滋多屯堡日空可慮者二也且士必
宿飽而後可以行一切之法糧餉不繼則上下相徇爲姑
息而軍法有所不行將令日弛可慮者三也頃順保大名
等府解協濟餉銀數萬臣與署餉司道臣吳鍾英計之宣
鎮比歲不登倉無粒粟不及秋收召買明年客兵芻餉從
何取辦乃召買之檄甫下而卒伍羣擁而訴者語甚洶洶
臣再三諭遣之而後散去軍情日驕可慮者四也敵不渝
盟正宜修補之日如築城堡繕亭障整器械儲芻糧皆疆
圉急務有一不需錢糧者乎士且枵腹遑及其他邊備日

墜可慮者五也敵小犯約輒宜斷絕市賞整兵秣馬以待而邊將懲於五路之事動以爲口實於是狃於近利遂忘遠圖士氣日靡可慮者六也然此猶就平日言耳屬者議封不成諸部無統勢必彼此相爭爭則各挾其部落以求直於我疆場恐從此多事矣儲峙不豫何以備緩急可慮者七也疏上上是之逋餉稍集乃得嚴制出入不兩歲帑有餘金矣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至則覈軍額戒守備裁幕府公帑銀歲七千五百以充軍實嚴飭所部有媚敵增賞者與失律同科阿拜及阿暈妻滿旦盜邊秦明史棄作虎墩兒犯入三才停其市賞久之叩關設誓乃許奏復他寇有入犯者輒擊敗之在薊四年凡可以爲邊陲計者罔不殫力經

營所築牆堡視宣府時而節省錢穀更不貲四十五年召爲兵部尙書協理戎政禁軍多虛冒內侍尤甚三才銳意釐整中人深憾之爲蜚語以聞賴上信任不爲動時中樞久虛部事寢閣凡八閱月三才視篆二十日盡疏前此之積會撫順告警三才請救北關以固開原復檄延綏入衛兵移駐山海一片石爲甯前應援并增兵防慶雲堡又請急城撫順以扼敵吭庶不致越蒲河而窺開鐵密授諸將方略謂當如昔人城大順先具木石聲言大兵趨混河而實用以興役城成則可戰可守敵氣懾矣然主者終莫能從也三才先後上籌九邊疏遼事疏至數千言內紆籌畫外集謀議嘗終宵不寐遂以積勞而病因遼陽三帥敗歿

京城震動猶強起校士騎射手疏言遼事當用遼人薦舊
令李登雲故將劉縉子相而病日困四十七年四月卒年
六十有五彌留之際所言皆邊關大計無一語及私計聞
朝野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敏先是司天臺者言上將星
失明蓋三才與忻城伯趙世新並時歿皆主京營者也三
才面赤色氣清而骨勁意慮深長居官最愛民凡遇災沴
立即奏報議賑議捐議折議貸不遺力其臨政大指在安
靜不擾宣撫無魚箸中未嘗市魚卽讌會亦不增設薊門
爲文武將吏所輻輳幣帛饋饗之交甚侈三才在鎮飭大
吏百里內初蒞事一上謁遠者則否謁則手一刺不得以
他儀入歲時不得以饋問至巡視邊堡前茅數隊辟行而

己性至孝居親喪苦塊哭泣常制與弟三省友愛無間
言遇宗黨有恩誼尤好推獎後進士多德之其歿也上諭
祭有忠清表世文武憲邦二語時論咸以爲不愧云三省
及子士圻別有傳

薛三省撰行
述參明史彙

施邦彥字伯玉號印泉幼穎異嗜學弱冠餼於庠性孝事
親色養兼至與弟瑞彥友愛終身不析居耄而好學彌篤
既卒總戎張扶輿欽其品以邦彥嘗讀書普慈山爲立石
於山麓曰明高士施印泉先生讀書處後祀邑孝弟祠

唐志

彙

劉堯賓字國薦一字鳳巢洪之後父某字雲峯工詩善畫
并精形象言居鄉以厚德稱堯賓生而質敏自爲諸生喜

性理之學嘗曰六經以外無餘書諸子百家悉屏不閱又以陽明良知之說直契康節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旨爲理學正宗與李誠立薛三省最契三省嘗兄事之館於吳得修脯百餘金會族子寓於邸舍竊而逃弗問歸家并不以語妻子後族子還願以產償堯賓不受適有賢良之舉三省將以堯賓告有司力辭之萬曆二十一年以明經貢成均某侯延爲師請以堯賓子弟寄名邊籍中可得軍官堯賓大驚謝去時神宗倦勤而儲位未建言者輒遭斥責堯賓草疏謂繼嗣之立宗社安危人心羣望所屬非陛下一家之政也以廷臣忠愛之懷疑爲雜間之語堯舜中天恐不若是欲率太學生以疏上祭酒聞之繫堯賓於齋室

而焚其藁俄而選授洪雅縣知縣吏部給憑速堯賓去恐復有所陳也既至任廉潔白好杜絕私謁緩賦役寬刑罰革坊里歲修衙署費預備倉穀兵使者欲取以爲餉堅持不予復興建學校崇尚禮樂專務以德化民人稱爲小成都政聲大起以不能逐時趨竟左遷布政使理問案天愚陞藩理乾隆志云陞郡佐互異卽解組歸囊橐蕭然惟杜詩一峽曰此蜀中土物也林居三十六年優遊知足其恭儉直諒之度不少改於諸生時里黨益推服之年八十七案乾隆志作八十誤以無

疾終

文介集參天愚集雍正府志

劉調元字百揆諸生天性孝友事親能得其歡妻欲爲子授室斥曰姪年長尙未娶豈可先之有童子試屬爲結詞

於學使者奉縑爲壽已與之結俄聞其人尙儼在衰絰中
急返其縑且誨之曰功名定分汝讀孔氏之書乃短喪乎
聽者聳然家貧設塾多所造就工部郎范我躬按察使謝
渭皆其弟子也崇禎元年以貢授天台訓導學故有田以
賑貧士後爲教官乾歿乃仍出以爲賑功令裁俎豆費遂
致堂之牲移於廡配之鼎卽兼哲至是悉按簿正祭器不
得有缺四年遷餘杭教諭諸生某不率夔倫其父兄訴諸
學召之至與之同處久乃相感而化尋解組歸卒年八十

八天恩
集

陳國仁字子元諸生襟懷灑落博覽羣書閉戶誦讀而四
方求學者甚衆凡入其門牆者多登高第嘉靖間鄞尙書

張時徹招修府志參考補輯秩然有序迄今人見其遺文

道其行誼尙興感焉

乾隆志

薛三省字魯叔別字天谷三才之弟

案家傳公母鄭太夫人事姑朱最孝姑德

之疾革曰生不能酬孝婦當從帝再乞佳兒錫汝及歿公季父夢朱提男子置太夫人懷果生公夙慧同兄兵部公云生而穎異絕倫七歲入里塾日誦數千言稍長卽能詩

古文詞學使蘇溶嘗語人曰浙故才藪然皆擅制舉長至

博通今古稱名世才惟薛某耳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改

庶吉士授檢討內閣趙綱聞三省名設席邀之拒不往并

麾其帖綱驚服時議宋儒羅彥李侗從祀事下史局三省

言尊經則漢儒之功多衛道則唐儒之力大承統則宋儒

之學正豫章延平上接伊洛之傳以授紫陽者也而或以

其少著述病之然本朝如薛文清瑄亦未嘗多著述也而
學行自不可沒其後彥侗祀兩廡卒如三省議三省官詞
林三載以母年老陳情乞歸尋丁內艱四十年服闋補原
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所收多名士陞左春坊左贊善時
光宗既立爲太子福王尙留京邸三省疏言王今日就封
揆之天時參以人事萬難再緩况親王分藩祖宗原有定
制其之國又有定期卽皇上初年友于潞王篤白天性皇
太后少子之愛倍於常情而俯從臣下之請不至過爲遲
留者恩以義裁情以制抑也臣聞君父之愛其子以姑息
爲下而以玉成爲上以自結於肺腸者爲私而以俯合於
臣庶者爲公則福王今日之國不爲早矣乃舉朝未聞啟

行之期是聖意莫測而羣臣未免於惶惑也疏入大臣亦力言之上命譔日遣行旋奉詔使闔所過廚傳饋遺一切屏絕四十四年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并命撰述誥敕三才謂近代代言務夸靡褻王言非體一遵古謨誥式言簡而意足四十六年主順天鄉試得顧錫疇卷欲置榜首以非北畿人遂列第二明年陞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會兄三才卒於京三省痛悼不已上乞歸疏略曰臣兄三才誼切憂國念不顧身盡瘁以事死而後已永訣之日曾無一語及於家計幼子在抱不少顧盼同朝聞之皆爲傷悼手足之情臣何能忍且兄視臣恩勤誨育道兼父師一旦捐棄臣失所依數月以來淚竭目枯聲失喉澀臣亦強自

裁割而悲從中來不可斷截哭多傷氣泣多傷血痛多傷神病症雜徵醫罔措手惟得及今扶兄柩歸親視兄葬則臣鬱結庶以少解臣病亦可漸調伏乞皇上體臣苦情允放回籍疏三上得告歸治喪葬天啟元年卽家起少詹事兼原官三年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疏辭不許明年夏始赴官尋充經筵講官兼神宗實錄副總裁署翰林院事史局開已數歲日費不貲而業未及半三省爲條議裁濫員冗費歲千金復手刲實錄總例曰帝贊臣傳提綱事論摘要存疑條凡六實錄分例曰大書重書特書常書類書別書最書參書備書權書直書約書原書及書不書略書凡書附書條凡十有八兼咨內閣檢絲綸

簿其不及注起居與南都抄錄所進與疏留中而副在閣者發史局折衷又咨各部寺院監據款查輯送館參訂以備六曹編纂之漏議不盡行轉左侍郎五年知貢舉疏請嚴關節懷挾而寬磨勘錯誤案金鉉撰傳公知貢舉疏言之科直及於草野之士予以言語文字之闕文致人罪此秦之暴法宋之深文不意復見於今日時魏忠賢柄政每箱結士論八月改吏部左侍郎會推閣員例當以三省名故疏及之聞人以告三省拒不見遂失首輔歡時魏忠賢勢大張朝臣皆爭往來三省絕不爲禮一日有同官問曰公亦以一刺至魏氏乎三省曰吾自入都門未嘗妄投一刺而今豈改節乎忠賢客復有以密意嘗三省者三省陽不喻與語

皆道義其人不取畢詞而去由是忠賢不悅會推竟不列名而猶以三省望重陞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侍講經筵值考中書忠賢口傳增補二十人三省援萬厯間馮保故事謂見存七員止常補十三員數外增非制忠賢又令民間白衣子弟皆得考蓋爲子弟地也三省駁之島帥毛文龍以邊功媚忠賢請宣捷告廟復力持以爲不可又言皇極門功加恩太濫事多與忠賢忤忠賢憾刺骨欲伺間發之三省自念不去禍且不測遂移疾乞歸晨上疏已刻下落職閒住三省卽日冒大雪行忠賢使內豎途偵之開其篋但見一敝裘及少藥餌而已皆曰此清官也歎息而去初忠賢燄未熾時稍假衆所指名者以收拾人心中外

以爲快三省獨憂形於色語所知曰作此舉動必至柄皆反持刃且外向恐將來之翻天覆地更甚於已往也後皆服其先見崇禎改元起爲南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疏辭不拜七年再起原官命下而三省卒已月餘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三省內行純篤侍父母疾必手親藥餌無敢旁委身臥牀側聽警歎聲夜數十起久而不倦事兄如師不敢晏見終始友愛以忠孝清節互相砥礪家居十載自奉甚儉而好施惠宗黨杜門讀書足未嘗窺公府遇郡邑守令以利病詢必盡所欲言無諱定邑民產多入於軍軍之糧與差又復以累民民苦供應如赴湯火於是均徭役之議起而兵道又左袒軍三省力爭之不

得已爲計軍田所輸之稅而帖民之坊役又奏記兩臺以
邑大猶所犯鉅千贓銀製官器以代郵傳併坊役亦罷民
困大甦定鎮兵嘗因援遼鼓噪幾釀大變三省入營曉之
以法卒皆感動起立唯唯擲戈而散學宮久圯不能葺三
省捐貲倡修之復啟學使以修撰張信大理卿夏時正給
事賀欽及遜國忠臣梁田玉等八人祠祀鄉賢其有裨風

教尤鉅云子士琪別有傳

李康先撰行狀參明史案

洪應科字媿之號振溟父塤以貢授訓導

案選舉作教諭

應科於

書史百家無不窺善詩古文萬曆十九年舉於鄉任岷縣
教諭日以理學文章教士陞善化知縣剖獄立決民爲謠
曰公決獄一何速民裹糧不隔宿粟一升可往復丁父艱

三十六年服闋補宜黃廉明仁恕以所入俸置倉賑民多
荷存活素精九九之術錢穀出入由錙銖至鉅萬一指掌
間可得時猾胥積蠹侵欺官錢倚庫藏爲淵藪應科清查
若燭照吏不敢欺尤好鼓舞士類談經課藝一時諸生皆
蒸蒸嚮學邑中科名大振在任五年陞成都府通判監建
南五衛防禦邊寇丁內艱起補保定府通判天啟初陞順
慶府同知時永甯土司奢崇明亂荼毒蜀境甚熾官軍屢
勦莫勝總制張某知應科有膽略屬監軍事應科慨然謂
諸將曰爲朝廷滅賊敢避欠石乎每戰奮身先登斬獲無
算崇明聞名膽落乃使驍將樊龍樊虎乘間刺科傷重猶
呼曰我雖死魂必滅賊遂卒督撫疏聞於朝贈尙寶司卿

陰一子襲定海衛百戶孫崑別有傳

乾隆志參
宜黃縣志

李環字宗復號懷秋興之子生之夕興夢神人授以玉環故以名幼負雋才文詞縱橫弱冠補諸生性行溫雅力學不少倦興嘗誤中軍興法事甚危環身爲周旋者數歲而後得解興卒環當嗣世職乃棄儒業讀韜符膂力過人善射又能置丸竹筒中呵氣吹射飛雀如弋三中武舉上官以其材檄令督浙西水軍獨帥舟師遊邏諸海島猝遇倭艘徐公山身自援弓射倭酋酋伺環注目矢括勢不及左右顧密以利矢乘之矢且及矣環覺而隱以待得不中中舟檣蕤然有聲鏃入檣咫環徐以身礙所當處正及項舟中皆爲骨驚環仍射不少避竟以孤軍力戰斬獲以數十

計捷聞授獎賞有忌之者調守昌國遊僊寨復改舟山團練萬曆十一年中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掌衛篆衛爲同里自其屬以至士伍素狎其上稍苛則譁寬則歛易之而職弛環任事凡三載上輿而下德之聲籍籍起御史臺列其最狀爲全浙武吏冠陞湖廣靖州守備值土酋曹滴亂徵三楚兵合剿之環身先士卒頓兵牂牁夜郎間甲不解者三月卒平諸苗全楚賴之撫按交章上其功竟以積勞遽卒年四十四環狀貌不踰中人而體質凝重面如渥丹生平行事議論每依忠信遇義所不可獄獄不能奪其敦禮好文出自天性初讀易晚更嗜左氏春秋挾與寢興尤工聲詩世以杜征南庾開府比之同時定海衛指揮金梧

字岐陽陳上策字心南一以質誠稱一以強直稱皆爲將

有聲環子一鳴別有傳

薛三省撰墓志

陳大綱定海衛千戶萬歷二十八年調征四川土司楊應龍至婁山關與賊奮戰陣亡奉旨卹錄贈都督僉事廕一

子指揮世襲從子應鵬別有傳

唐志彙參乾隆志

王日華字君實一字東旭萬歷十九年舉人授德清教諭前學官例以賑貧銀充諸生贄日華卻而不受值令方毀淫祠力贊之以其材新翼宮而躬親將作不少間復以餘貲構育英齋所賞拔皆名士遷穎上知縣俗素犷悍有號稱天罡地煞者結黨爲患訪其實治之復以雇役派丁輸錢致豪強巧避而貧民被累乃覈其丁之多寡而裒益均

之併裁總收四人以免乾沒又裁豫備倉

案乾隆志作設備倉與文介集

異因其屬富人也馬戶歲課駒又責償倒斃日華謂春方

孕而秋責其駒急何能堪請於上官併歲一課他如覈屯

賦以清積通減鹽引以通壅滯鑿河渠築隄防課種桑聚

榆柳民有所利銳然行之雖勞怨不少避會北土流民聚

爲盜日華行保甲法擒獲殆盡未幾觸暑中疾卒於官年

五十九邑人皆爲隕涕子履祥字慶甫諸生以行誼稱文介

集參天
愚集

薛二樓字伯望一字鳳岑父一桂

案家傳
字雲谷

貢生萬厯間任

杭州教授爲人長厚與弟一楫

案家傳
字雲垣

俱以齒德爲宗黨

所推重一楫嘗舉邑賓年九十一卒二樓篤行好學崇禎

初由貢授宜興訓導值盜賊竊發縣令謀於二樓用奇計擒洽境賴以安豪家奴恃勢橫行欺凌士子二樓請於巡撫懲其桀驁餘皆斂迹還阜平知縣閱囚聞讀書聲怪問之吏曰此童生也因縣試滋事獲重罪二樓卽入視其人見氣宇不凡爲請於大府而免之後童生成進士歷官至知府有政績案謝緒敬見聞謹述余外曾祖鳳岑公初任阜平縣閱監聞讀書聲怪而問吏更言此童牛也因前任官縣試出題衆童生以爲難求更易官不許卽羣聚毀壞署中物件官令鎖拿被衆擁擠致官撲地踏死撫院奏殺父母官應屠城部議以爲既係考試與百姓何干止罪場中童生後訪得首從三十人繫獄俟決及公視讀書者問曰汝既負重罪何爲復讀書對曰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且獄中無以自遣故讀書耳公見其貌不凡言辭清異爲申詳上憲言此案皆頑鈍無恥者所致此人能文必不同事特問官未細查耳竟得脫後其人刻意奸修成進士任甯波知府卽岳公也甚有政聲時鳳岑公尙在岳守頻遣人存問饋遺云民又有醉而

死者其婦以誣酒家二樓鞠之得婦奸狀遂釋酒家而治婦如法及罷官歸行李蕭然人咸稱爲廉吏卒年七十一

文介集參
乾陞志

案曰謝緒敬見聞謹述言薛二樓爲阜平令閹囚釋放童生後其人成進士守甯波郡卽岳公也不書其名攷曹府志秩官明季甯波知府無岳姓惟國朝順治十三年有知府岳登科係遼東拔貢生既非阜平人又非進士或由直隸寄籍遼東而緒敬以年遠又誤拔貢爲進士耳故附記之

薛玉衡初名三台字六符別字高塵一本孫幼負殊姿讀書十行俱下工詩古文詞善草書弱冠舉於鄉任歸安教

諭丁外艱服闋補嘉善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遷都水司員外尋陞郎中分司南旺督治濟河疏言濟甯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牖也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蓋居兩京之間屹然有千里金湯之固儻得跨河爲城分水門以利舟楫設官以重屯守亦思患豫防之策疏上報聞時值白蓮教匪亂齊魯間玉衡與兵道討靖之稅監坐龍衣船私販鹽筴以千萬計僕從皆橫行不法玉衡按其狀無少貸奏治如律天啟中爲歸德知府地鄰蕭陽寇時竊發玉衡晝夜防禦賊乃解去上官檄令招撫唐鄧流民玉衡檢各邑絕甲田及拋荒地畝量給之并予以牛具民全活者八萬有奇河決虞城二十里洶洶莫

可邊玉衡親詣其所薦幣告天願減算爲民乞命決立止
御史梁某蒼頭罵商邱尉尉欲辭官玉衡命執蒼頭治之
御史銜甚未幾玉衡以卓異徵詔賜白金文綺擬內擢會
御史流言於大計者玉衡遂告歸築圃鑿池於城西北隅
名以鷗槃多時弄水手書其堂壁曰百花開遍三春景萬
卷深藏十畝宮課子弟讀書其中時人皆高其風致崇禎
四年赴補入都疾卒於邸年六十一玉衡內行悃篤第六
人早析產旣而皆失業及貴悉收養之授以田廬復質諸
子錢家玉衡再出貲贖之子如初氣量尤寬厚家奴嘗鬪
於市被辱愬之主人玉衡曰以吾家勢鄉里誰弗遜汝卽
受辱亦自有可辱之道也竟弗問守郡時課諸生文選其

佳者爲雪園錄評刻以行而素所賞拔之士徐作霖吳伯
裔伯應等後殉寇難俱以忠節名當魏忠賢枋國玉衡從
兄三省官尙書負時望忠賢欲招致之陰令其私人以瑤
意說玉衡俾達之三省玉衡留與飲竟夕祇閒談中州所
見山水景物客遂不復有言其持守之矯矯如此子士超
孫咸觀曾孫克宏皆諸生克宏字德裕好學強立尤有文

名

天愚集參書
巖集唐志彙

陳應蛟字非池父謨嘗於途中拾金一囊知爲輸稅者所
遺迹其人至縣方泣訴於令令曰誑耳謨趨庭白之視其
囊猶如故也令嘉其義應蛟中萬曆二十八年舉人授河
間教諭轉國子監學錄出知邛州有誣告監生某殺人者

理其枉某以茗饋啟笥皆白蠟也應蛟疑某賂我必情曲
欲置之法而以事關民命復細鞠告者得誣某狀乃釋之
在任三年卒宦橐蕭然州人斂貲喪始還里

乾隆志

林繼祖字公孝淹貫古今熟習戴氏禮豪於詩歌與薛三
省玉衡士珩爲莫逆交同讀書回向寺肆意爲文三省謂
其氣勁而致宕精於文律人亦孝友廉惠爲鄉評所推重
萬歷四十四年成進士官知縣同時范三台字敬升少負
異質下筆語輒驚人後以舉人任三河教諭

文介集參
乾隆志

謝渭字道游一字鑑止生負異質幼卽吐詞驚人長而魁
岸有膂力家貧苦學萬歷三十八年成進士授大理寺評
事歷左右寺奉使治滇黔獄多所平反遷刑部貴州司郎

中時有僞篆囚發自銓曹勢要爲居閒覲從輕比渭持法
竟置大辟河南司帑貲萬金以遼陽餉急發之縮額二千
有奇而封識無恙主者莫能決司寇移屬渭凡所逮後先
守吏數十餘人渭一不問獨訊最後者曰汝承鑰時不啟
視耶吏不服因繩其弟顧見弟妻方艾併急繩之妻不勝
痛而弟不勝愛遂吐實情盡得所盜物於潞城頓舍四十
七年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守衡永所轄郴道兩州最險僅
兩守備統兵四千餘人爲防而餉則隸州縣久之守備擁
空名渭條上巡撫核餉貯州庫令守備會給塞他實兵始
不至缺食兩屬邑訟田賦輕重失平更數十年不決渭盡
按故籍先有此重彼輕適相當者爲繫平之訟遂息甫半

載丁內艱歸先是渭爲諸生卽好讀孫吳書習武事官京師時著禦邊方略說申之以車陣奇兵具繪有圖至是家居更參以天官風角諸占驗慨然有經世之志天啟三年服闋補四川安綿道時奢崇明亂蜀渭星馳絕棧道抵綿距綿千二百里爲永甯故藺穴也宿土客兵及土酋降蠻兵不下十萬怙亂難制將帥復奇以冒功併且冒餉以爲利奉之益驕渭上書總督朱燮元亟移鎮彈壓自請偕往燮元壯之使監諸軍事渭因謂今日之事酷類弈碁大勢在全收一局而對局者在徒食一子一着失算全局皆差卽以天威臨之亦如從旁之疾呼終不能按當局之手使下也况監軍者乎今當以中儆將官爲第一着法不宜少

寬也變元深爲然欲權授以大帥印不可請便宜從事許之居數日夷伍大譁渭怒召副帥士司秦良玉

案浙江通志作秦翼

明跪叱之曰汝石柱裙屐耳國家畧爲帥不急圖報稱乃陰鼓衆欲何爲汝安所逃罪良玉惶悚搏額謝已更禮而好諭之使捕倡首者自贖衆始戢初藺梟將余四等五人來降變元使洸瀘州不卽徙會黔撫王三善敗水西酋安邦彥誘使內應期且定矣四妻弟告變洸匿之召四詰其不徙狀以病對洸佯爲診視曰小疾耳少頃當爲調藥處之別室而餘皆以他詞檄至出所告庭質之具伏悉斬以徇時軍乏餉已數月督府汰令下益洵洵渭故示安靜赴閱武場按視默識其老弱與空籍者汰之留萬五千人衆

愕不敢動復爲請鐵市牛種令參將胡汝高等率五千人分地而屯餉稍給焉是歲奢崇明與子寅合水西兵三萬寇永甯涓連戰破之斬首餘二千級寅圍海子洞參將朱三鳳請援涓先遣郭起柱截龍場壩歸路而自與總兵李維新合兵逐之至廖官谷寅僅以身免涓調寅食乏賄其黨阿引阿涼擒寅自効蜀民先爲所掠者亦乘其饑招使歸多方安輯之全活萬計五年正月提師援黔道經馬曠壁獐諸夷皆奮酋羽翼也使寅先剪之進屯馬齡堡餘四旬以黔不應罷師而涓前所遣者竟斬寅以報涓計寅雖授首邦彥未平難未歇也馭夷以撫爲便而不得不先出於勦首逆不誅脅從之徒不懾順者俯首逆者旋抗臂矣

昔孔明於孟獲亦一撫局也然必渡瀘深入七擒之以服其心始畏不復反今欲不危而定之勢必不可得因上書變元具悉用兵聲實之計先後之算直搗夾攻之形與兵餉多寡之數確有成畫書方達而小河果見告矣蜀鄰番落松潘扼吭而守南倚威茂爲餉道而東寄咽龍川中界諸番獠四十八寨皆屬於小河渭念龍川無嚴備所藉外護小河耳亟令秦良玉往禦之少挫龍川益急乃遣游擊孔全斌率永兵千人輔良玉營外河而身營山菁間爲應援番獠屢敗因遁去會渭已遷山東糧儲參政督撫疏留改守上川東道亡何變元以憂去渭度無與共功遂以覲入都在道陞廣東按察使守雷廉總督張鳴鶴復特疏留

涓使監重慶軍事兼督軍餉涓乃疏請帑金百萬爲勦計
大略堅持前策焉會有疾遂歸家不赴監軍任崇禎元年
變元再起督蜀涓病亦痊聞之大喜兼行抵成都方與幕
屬對語氣忽上逆急輿入寢五日而卒年五十九涓生平
孝友有至性父中歲耳充出入必以意告時從旁說劇事
供笑語父卒哀毀踰禮宦遊所入雖一錢必授兄及析箸
盡產以讓獨孳弟與諸子徙所市宅而出一以屬弟不
復問焉雅喜薦拔人不必所故識有誣枉不惜力爲營救
亦不必其人知蓋陰行義多如此子泰道泰臻泰瑞泰階

泰登別有傳

薛三省
撰墓志

華顏字九淵一字心齋父傑爲南鄉丞屢攝令篆清而有

惠政顏幼誦書過目不忘長遂通五經諸子工詩古文詞尤善草書仿二王筆法同時董其昌嘗言吾書不及華顏而名過之既補諸生四方多來受業慇懃指教人厭其志門下徐昌者每夜半捧書而泣問之自言久廢贄禮慚負師長顏卽分束脯贍其母與昌同爨而食尋館於湖州潘尙書家遇讌會賦詩輒下筆驚人潘甚重之爲援例入太學一日潘之子奉三千金券乞捉刀闈中顏怒謂此大千功令遂遜之他寓萬厯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董山陵役有成績丁艱歸服闋改本部營繕司主事監節慎庫庫藏巨萬緡而歲費不經司出入者多私耗之顏絕干請杜弊孔積蠹爲一除明年陞員外郎有楚商進

巨木顏將覆而按之掾吏捧筭跪曰此土物亦厥例恆有
顏斥之去自是事必覈實無令旁有染指歲減金錢無算
時邊疆騷動經費不支顏上理財裕餉二疏剴切詳明俱
裨於國用太監曹榮以幣乞顏書又親候之顏但草唐詩
數行以復其風節多類此天啟元年案乾隆志作萬曆典
戊午四十六年誤典
試粵西抵德州疾作卒於驛年五十七于嶽太學生姪孫
夏別有傳過宜言參
天愚集

烏文明字元甫一字劍華生有慧質年十五補諸生天啟
元年以恩貢入太學六年授新安知縣縣鹽場皆生鹽文
明教民以熬波之利廣郡屬邑有熟鹽課自新安始其俗
征輸力役悉歸人任之逋賦輒繫於獄文明痛革其弊奸

徒又多誘掠子女質之島夷乃訪其實重懲以法時海賊劉香入寇文明奉檄以舟師擊之虎頭門有功陞廣州同知會新安巨室李某窩盜與上官之吏通文明一日單騎掩之盡獲其贓李遂服辜并請於主者治吏罪丁外艱歸服闋補大名同知分治蔚州卽飛狐口也至則開屯田備墩堡修馬政條陳便宜十二事明年調饒州同知督造運艘每舟可載四百石較前爲多署餘干縣振興學校文教蔚然尋改攝樂平會黔帥過境肆虐民憤而殺之文明以是罷職里居數歲卒年六十四弟奎明字璧章太學生從兄至新安任擊敗海賊多資其謀畫焉

天恩集參詩文
草創雍正府志

明同時莊一純由貢生爲濱州通判居官有廉聲致仕歸

教諭葉國華欽其齒德值行鄉飲禮請爲大賓云

唐志
案

莊士英字聲伯一字祀雲父繼山諸生有厚德邑令嘗禮

爲鄉賓

案文介集莊君繼山敦固愿質生平作善悅於所不知初未嘗市義以名

士英少嗜學

與友馬某讀於塾馬五鼓起士英更先之未冠補諸生父

授產諸子士英悉以良田讓兄而取其汗萊者崇禎七年

成進士授漢州知州均馬政革羨餘催科有法刑不濫施

適值軍興募民爲兵吏遂挾以爲奸伍未就而家破士英

曰吾州治向不列壯兵乎命按籍以充之有父告子不孝

請置之死士英佯謂之曰聞爾婦尙欲子之生其人曰立

殺之正吾婦之意也蓋父實晚娶欲併產於少子士英乃

召少子勸以大義令母與長子共居如初掾王清嘗私易

公牘一字而挖補之士英閱而覺之清言原稟如是士英
漬以水則黏字卽解清乃服罪巡按梁某入境廚傳無加
及去索役夫三百人士英請躬自負橐爲三百人前驅巡

按怒遂劾罷之明年卒年五十七

天恩集參
乾隆志

項可學字啟東信祿之裔立身廉謹踐履篤實由諸生循
例入貢邑令龔彝行鄉飲禮尙書辭三才舉可學爲賓手
書德壽以贈可學家居嘗命子孫序立陳說古今忠孝節
義事至夜分不倦子盛德字聖愚肄業太學崇禎中官南
工部屯田司主事丁艱歸明亡隱居不復出孫秉介別有

傳

乾隆志
參家乘

武愛文字信陵其先勳胄生而穎異方覆髮卽喜作古文

詞時揭之廡壁間見者咸爲驚訝父甚期以科第名之曰
愛文長與辭三才三省謝渭相友善三才從弟三台亦幼
負殊質愛文以其鴻文無範每切磋之以成其學已而諸
人皆先後登第愛文竟浮沈諸生間萬曆二十五年以選
貢入太學名動京師士大夫爭延爲師一經指授俱有法
度爲人矯矯持介節嘗著冰壺集以示志世稱冰壺先生
值父母相繼歿廬於墓側以過慟致疾卒

文介集參天
愚集乾隆志

李誠性字元靜世以武功顯父鶴賓雅好文墨由太學生
爲縣丞誠性幼負異質垂髫補諸生長益爲文淹博日可
十數篇作字疾而愈工研習經籍與辭三才三省最相契
爲人忠直謙厚輕財尚義鄉里皆稱爲長者內行尤肫篤

嫡母余性嚴敬事之不敢少拂其意余卒誠性三年不茹

葷飲酒叔父指揮雲蛟卒無子族議立後以嫡則弟誠身

素誠身字元修以長則誠性其父欲以長誠性辭曰年鈞從長就

羣嫡言德鈞從長就羣庶言若嫡與庶較然分定禮典何

可違也弟遂爲人後及父卒誠性居喪如嫡母時後以貢

授武康訓導屢分束脯於其弟曰相見無幾安得如昔年

共飯笑語時也與諸生講經畢輒以孝弟痛陳之淚每漉

然下一庠無不感動諸生李榮方以田訟弟於公庭聞誠

性之教歸而不復訟崇禎四年卒年八十三

文介集參
天愚集

李玉華字綺霞諸生幼負殊質寓目成誦作文一題必十

餘篇嘗言吾之筆得南山爲架吾之墨得東海爲池方恣

揮霍與武愛文辭三省謝涓以古文詞相倡和邑令丁鴻陽延之塾最禮敬之萬曆二十二年鴻陽分校鄉闈視玉華名在乙榜中大呼負抑主試驚問之對曰此蛟川奇士足占鄰林一枝者也玉華身孝事繼母無間言并好周恤鄉黨風裁尤峻嘗館湖州潘尙書家視其子有慢容輒反其千金之贄辭之歸後貢於京師值大學士孫承宗大閱九邊且援遼玉華上書言東事之失始於不救南關終於專救北關願無聽宰饗煖兔案乾隆志兔作兒之言以反成其聯絡之勢言皆切事承宗壯之將攜之行玉華心知遼事實無可爲以方對策大廷辭尋試授都督府經歷不赴官未幾卒年五十八

天愚集

何震燿字元發一字恣庵諸生好探討羣籍一物不知輒引爲恥終歲肄業一樓寒暑未嘗輟帖嗶邑自隆萬以來文氣日敝震燿起衰式靡力追醕古後進奉爲宗匠造就兩弟及二子俱以博洽稱巡撫監司按部蛟關凡表疏章奏多出震燿手中年遍遊天台雁宕括蒼富春禹穴諸勝所至吟詠賦記客白下最久與顧宗孟吳偉業諸人倡和名重一時兼善書法眞草皆妙請乞者屢滿戶外崇禎四年詔採熹宗實錄郡邑大夫延震燿主其事不匝月而告成人奇其才生平不事生產所得四方贈幣皆付諸弟親友有貧乏者告貸絕無吝色邑令議修學宮尙書辭三省薦震燿監督甫半載而工竣金錢無糜費士林誦之

天申集

臧長裕字君實生四歲識之無字不差稍長天才溢發其父益多市書以課讀會文星椒社五鼓輒往振紙千言立就弱冠舉於鄉性輕財好施邑令龔葵曠以緡錢數百貫悉散諸伯叔族母夔而窮有女不能嫁擇士歸之庠友高挺生重喪未舉助以貲葬之而家實貧四上公車輒稱貸以行卒年三十三

天恩集

葉世官字明宇性孝友以幼弟得親歡析產擇磽瘠者自取而以肥田讓之由府掾給事藩省父死布政使徐某欲世官隱其計世官泣曰舍百歲之親趨一日之寵如天倫何居喪哀毀過人服闋選授懷慶府經歷守及丞屢以難決之獄移之無不曲直得當後爲倉廩主進下不敢私奉

檄解餉入都洗手不染部司錄其勞加常格一等繼有解

布之役廉潔如之丁內艱歸尋卒年六十七

天恩集

邵輔明字廣良兵部尙書輔忠弟讀書明大義不屑屑章句之學好左氏春秋手校內外傳合編邑令樊王家爲梓以行世性剛直與人無妄交戚族貧者多施與之年五十應序貢同庠姚守冲居其次輔明語之曰君老矣我何忍先君也白於學使者讓貢於姚學使者義之踰二年甫貢

卒

乾隆志

張君謨字玉臺世父校字雲衢貢生授宛平縣丞有善政君謨隨任習舉業能詩兼攻韜略天啟二年白蓮教亂豐城侯沐某奉詔募材官君謨補千夫長從游擊蔣紹芳都

司廖棟率兵進勦至橫河賊因山水決發欲遁君謨引兵由間道高阜而入賊驚潰戮千餘人帥府上其功加授明威將軍上都尉五年攝登州守備崇禎元年奉兵部檄使朝鮮遇颶覆溺于昇奉父衣冠葬先隴之右哀慕終其身昇諸生有文名尤精於易

乾隆志參蛟川者舊詩

范我躬字四如八歲失怙哀毀加成人家貧賴母鍼帶以食其兄令牧羊豕一日遊於學聽鄰兒讀歸輒效之兄乃送諸塾令卒業我躬晝誦經書夜拾魚蛤蜺蜻諸物以爲其師修脯弱冠補諸生力不能給筆札每屬文乞同學廢紙背書之天啟元年舉於鄉授諸暨教諭諸生侯某好携藉學使者欲褫其衿我躬謂此微過且生能文請于湔滌

遂薄懲而免於黜富人于以重金求繫籍博士中我躬斥
曰進身之階而可以賄屬乎丁內艱歸服闋擢國子監學
錄尋遷學正復各齋積分之規限肄業假回之期嚴加課
試甲乙必公士皆鼓勵嚮學踰年改工部司務陞營繕司
主事轉員外擢郎中主進吏獻乘馬弗納所居湫隘有商
欲代爲僦卻之時陳啟新以武舉上書稱旨除吏科給事
中我躬途遇不爲禮啟新銜之先是後載門建營舍八百
間我躬與內監宋某共事木料工食務皆覈實無纖緩飽
中人宋某不悅閱三載營舍有圯者啟新遂與內監構成
其罪奉詔廷杖創重昇歸邸卒年五十五我躬自在郎署
硜硜守職絕不問田產至是死家無餘貲聞者無不歎息

子兆芝別有傳

天恩集參
乾隆志

謝泰宗字時望少受學於季父渭博極羣書兼通孫吳韜
略崇禎三年黃道周主浙試得泰宗卷奇之爲同事者所
抑越七年連捷成進士復出道周門授番禺知縣地多盜
而好訟偵得窩盜者捕之有要人爲之解且以千金賂泰
宗不爲動卒置之法粵有籐入酒脯毒人立斃民之病死
者亦以此誣人泰宗痛繩健訟者其風乃息蠻酋蘇鳳宇
世踞盤古峒聚衆數萬人僭王號以叛十二年冬制府張
某調軍征之檄泰宗爲南路監紀率鄉兵一千五百人先
破其下陂水蘇崗二寨斬賊目朱餐霞謝瑞岳等已而諸
路之師亦至進逼其巢泰宗密遣人說鳳宇引與俱來至

黃竹湖官兵四起鳳宇就擒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旆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泰宗下馬手自縛之遂送致軍門以徇泰宗復駐師上員峒樹旗招撫老幼男女絡繹以至令編之民籍會參將某懦而倖功欲殺降者數百人值泰宗將白事制府以金盤玉帶爲壽請勿言泰宗峻卻之極論其枉降者得釋制府上泰宗功第一吏部竟以常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福建幕僚泰宗處之怡然不以左降自弛因時多故山海間所在騷動乃繕城垣修亭障帥吏卒巡徼無虛日故相黃景昉行道遇之歎息曰安得如謝令者數輩則東南安枕矣嘗攝司理於泉州鞠郡倅莫某獄時御史欲以深文

中倅泰宗按所劾無驗不肯順御史指卒寬之踰年遷南安推官以道周薦擢兵科給事中念親年高告歸去幾南北京相繼亡魯王監國紹興兵亦潰泰宗奉父避於柴樓大清順治三年

王師下浙東總督張存仁疏薦浙才六人於

朝泰宗與焉固謝病以免由是偃息家園自號天愚山人卒年六十九泰宗天性孝友爲人和而莊見妻子亦無憊容最嗜學生平手鈔經史百餘卷作文取材於管莊諸書騷雅尤其所長云

唐志蔡夢梅邨集南
征志書嚴集湛園集

向應龍字青林世官指揮父以老致仕傳長子錦林未幾錦林死無子以次當及應龍應龍念季弟爲父所愛固辭

之父不許卒立應龍署伏路出海二職值明季多盜嚴禁
山海樵漁大困應龍曰備寇有方不在厲禁也命採捕者
如故窮氓皆便之尋守禦郭衢所增壘浚濠軍政一新民
有兄弟訟產者爲勸誨諄諄竟相讓以爲開田離任日父
老遮道訴御史臺乞留臺遂薦應龍掌定海衛篆時當給
糧軍中多甲代乙領沿以爲習應龍按名稽覈升斗不得
混冒至高年致仕童孺優給者必務重其厚其持大體勤
小節如此鼎革杜門自廢上臺檄舊指揮使督理漕運應
龍輒以病免掘蔬以食隱於老圃卒年六十九

謝泰宗撰墓志

李一鳴字有聲環之子髫年爲諸生餽於庠父卒襲職嘗
領浙撫後營事撫軍劉某甚器重之臨別贈以所乘輿曰

終當御此尋以薦舉陞都指揮僉事臨觀備倭復陞貴州
清浪參將以征苗功擢狼山副將病歸未仕改海門參將
靖兵變軍民俱思其德

文介集參
雍正府志

薛士珩字長瑜一字白於

案一作
白瑜

三才長子少負異才爲

諸生與季父三省族父三台及謝涓稱邑饗四雋後三人
皆登第爲顯官獨士珩僅以明經貢太學性恬淡生長貴
胄蕭然若寒素絕不聞里中事或以爲言士珩曰興利除
弊邑大夫之職吾儕輸租供役而已其敢有逸口以罹出
位之罪乎內行尤肫篤父卒於官聞訃慟哭勺水不舉者
數日及扶柩歸廬墓三年葷酒未嘗入口哀毀骨立戚友
以其體羸且未有子資以大義猶服闋數月後而始復常

其遇忌日必嗚嗚泣奉事大母孝養備至大母病思朱櫻

以非時不可得迨大母歿士珩終身不忍食櫻庶弟士瓏

案蛟川者舊詩士瓏字季榆諸生能詩母鍾愛之士珩常抱之以娛親意長

以任子讓之其孝友如此國難既作方嚴開薙之令士珩

隱於北園託疾不出終歲以大布之巾蒙其首而以醕行

字乎里黨亦無敢以此議之者邑令鄭元成

案乾隆志作令龔龔鮎埼

亭集作令朱懋華皆非也士珩隱北園在明亡後攷舊志職官龔龔崇禎三年任久已去官懋華係崇禎十六年任國朝職官不列其名惟天愚集言邑侯鄭君就之而不得見舊志載知縣鄭元成順治五年任則天愚所云鄭君當卽是元成也慕其品欲見終莫能致一日攜具徑入園中士珩

避之不及遂與飲極驩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

不報謁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劇不得入生平動

必以禮燕居如對賓客盛暑亦必衣冠而坐見少賤無或
慢有以非道加之怡然不較晚歲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書
幾充棟暇則招同人觴詠設四篇名權輿集設八篇名嚶
鳴集時人比之前賢率真會卒年八十三案家傳士珙生於萬曆甲戌年
卒於順治丙申歲之年八十三其病革時起而舉杯引滿命所
十三鮑琦亭集作八十誤知清歌送之蓋逍遙而終云學者私謚孝定先生天愚集參雍正

府志鮑琦亭集

薛士琪字孟麟三省之子生爲貴公子而天性儉素其書
室竹牀布被蕭然儒者出入從一小奚奴人不知爲尙書
家兒也弱冠補諸生嘗歲試高等當食餼以其次丁某貧
讓之舅李某攘鄰人田欲假士琪一言以求直有司士琪

不應值三省有枚卜之望里之人謂例有宮中之費未可
闕也且魏奄爲天子親信臣胡疾之已甚投其所必忌士
琪聞而笑曰吾父於祿位浮雲焉且夕旋里豈肯屈志刑
餘以求光寵亡何三省告歸如士琪言及三省卒朝廷勅
卜地爲兆旁窒於民屋使者欲毀之士琪請曰小民數椽
聚居於斯一旦他徙非惟勞彼拮据亦先靈所不妥也竟
勿毀崇禎十二年蔭授五軍都督府都事士琪痛父已歿
力辭不受以貢生終子咸升字峻公諸生好學能文工書
法有晉唐人筆意卒年三十一

天恩集參書
臚集乾隆志

華夏字吉甫別字嘿農其先定海人祖遷於鄞

桑張孔式
撰傳夏世

爲定海人祖徙郡城東遂家焉生而穎異稍長讀書父存
能強記聞古忠孝節烈事輒歛容契其人數日不置

義以好施罄其家夏少與王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倪元瑤
黃道周又同爲劉宗周高弟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端伯
華亭陳子龍浙東所稱爲華王二子者也是時夏雖諸生

而謬謬有范滂陳東之風衆人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

貢入太學

案李文繼撰狀略甲申難作夏號勸絕地取諸所謂文詣文廟拜而火之屬小樓足不一下且

狂且哭如不欲活及有告侍御陳良謨殉節計至者乃急起草檄告同人暨諸鄉先達會弔學宮爲位明倫堂東偏遠方赴弔者千計已復爲文祭之并爲立

後福王監國夏以兩子副榜例成貢士

乙酉六月浙東

兵起首與董志甯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

案鄞縣志與董志甯王家

勤張夢錫陸宇燭七聚全謀舉事當時所稱六狂生也

復奉錢肅樂書說定海總兵

王之仁反正迨魯王監國以倡義功授兵部司務晉職方
主事皆不受自請以布衣從軍與太僕陳潛夫出戰牛頭

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

案過宜言復佐通判吳某措餉弗殃貧民令樂輸而刻期調給

俾江上士卒騰飽

旋入肅樂幕顧夏雅素勁挺肅樂亦不能盡與

之合遂謝去又七月而江上潰時浙東未下者翁洲彈丸地而士大夫以至軍民尙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夏知人心未去會肅樂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聞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夏曰此可乘之機矣謀之益亟丁亥乞師翁洲總兵黃斌卿猶豫不應夏憤責而歸未踰時慈谿大俠以侍郎馮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夏捕之入獄家勤與董德欽悉力營救出之夏不以爲懲謁御史李長祥於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夏日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以

中土之師速舉長祥曰此間人頗以海師爲望夏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長祥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適京第方在翁洲力勸之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夏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焮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蛟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谿馮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

師至姚江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至曹江章都督欽臣以解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壘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夏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若言倘李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夏歸又令楊文琦往翁洲京第守益勸斌卿文琦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

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斌卿曰諾自夏偕文琦家勤諸人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甯晷嘔出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謝三賓告變當乙酉冬三賓之阻肅樂起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

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夏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某以告之巡按秦世植世植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谿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夏得之屆期翁洲師入關直抵甯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

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得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世楨乃令知府韋克振大陳刑具訊夏究其黨與夏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夏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景文史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謝三賓亦爲人所告下獄初三賓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夏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共訊夏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

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三賓跪旁搏頰謝曰長者長者夏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二日行刑巡按謂曰非不欲生汝柰國法何夏曰事成吾不汝置事

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冲天而去

案張傳夏至市卽盤

坐大呼高皇帝三而受刑年五十九葬定海之雁巖鄉

魯王還軍翁洲贈夏檢討門

人私謚毅烈夏平生撰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字秦家今惟對簿錄尙有存者夏死時子凜咫尺方呱呱在抱妻陸氏於數日前密託夏友林時躍竊出匿之後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云

全祖望撰華氏忠烈合狀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詔祀夏忠義祠

欽旌勝朝殉節諸臣錄

陳應鵬字翼雲大綱從子諸生寢食老莊諸書長於詩古文詞通孫吳六壬兵法以大綱陣亡無子襲指揮職守禦海堡戎務之暇與薛士學許應禎諸名士賦詩酬和晚遭甲申之變乃慟哭曰吾簪纓之冑憤不得殞身報國何忍見此遂絕食以死子斐函亦諸生刻其遺集

省菴文鈔

國朝入祀忠義祠

殉節錄

陳秀才失其名少錚錚有烈丈夫概乙酉六月大兵渡江定海總兵王之仁繳勅印以所部降貝勒令其仍故任秀才仗劍搏膺當軍門呼曰將軍插貂玉鎮海上非重臣

耶而擁兵不赴國難甘心異姓如後世何之仁大駭亟遣人驅之秀才抗詞不去乃誘之入幕諭以天命秀才真目而罵遂死總戎署中時署東有甲第尙書薛三省之故居也家人聞隔牆罵聲甚喧登花廳之樹以望之見秀才闖然頭落地爲之泣下之仁旣殺秀才心亦悔之會鄞刑部員外郎錢肅樂遣人致書至乃幡然改圖願與諸遺臣會兵江上共迎立魯王實秀才一死所激也

春雨
堂案

謝泰臻字時禪渭之子諸生爲人尙氣節饒膽略從父官四川值安奢之亂凡龍場埧諸捷及縛致奢寅皆在行間預有功焉乙酉張國柱潰師至蛟關舍其家橫甚泰臻謬爲款治與之角飲國柱弗能勝又與角力手扼而髻折之

白是國柱齟服戒其下不敢肆丙戌西陵不守秦臻偕同
志艾達時鄭端明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忽
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容覓我以從我志家
人跡之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跪泣固請乃
歸從此行跡不定或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偃卧冰上見鳥
喙輒生啖之嘗懸一青囊於項貯書數編每登深崖絕巘
發而讀之聲應山谷土人聞之曰此必衲衣人誦經耳庚
寅海寇大至秦臻居柴樓不爲避遂挾之去賊索其金秦
臻怒罵不屈投海死年四十九齊雷文約
參天愚集弟秦登字時豐
太學生浙河兵起嘗從軍行間後仇家遂中以響馬擄弃
事禍且叵測賴兄秦道隻身任之得解性好俠有不能婚

葬者輒出資以助翁洲城破遣人贖其戚李氏之孤聞者

尤義之年四十七卒

薛士學撰傳參謝泰道祭文

謝泰階字時符渭之子諸生父官四川泰階家居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曼聲天未聽之忽淚下如雨未幾父凶聞至人以爲孝感所致及兄弟析產奴僕田廬取其贏確者鼎革後躬耕於柴樓之野時華亭徐孚遠張密避地海濱案甬上續耆舊詩徐鳳垣傳雲間張子服張子退先後至海上子退卽密子服名寬密之兄後寬與陳子龍起兵死密亦高蹈以終見杜登春社事始末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以慟哭觀者皆怪之已而山寨四起泰階徙寓郡城鄞人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得泰階大喜結社吟詩未嘗不與偕焉丁亥海師入江甬之內應者多死泰

階戚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已將行刑秦階竟以奇計脫之
故給諫章正宸之子客四明襄甚秦階爲貨錢治裝送之
還里嘗冬月途行遇僵者解衣授之忍凍而歸其好誼類
如此年四十五卒臨終取所著撰悉火之曰吾寄身釣弋
楮墨遂多苟不化爲煙雲恐作災履耳

南雷文約
參天恩集

子熾昌

字翼昭諸生生平以節義自持隱居靈巖山性耽風雅爲

詩無蹊徑喜抒胸臆有集自爲之序

詩文
草創

陳昌統字爾長一字漢仲學者稱爲鴻賓先生指揮策之
子弱冠補諸生爲文奇峭警拔直追韓歐工詩詞善真草
兼能射嘗三發三中負文武材尙書邵輔忠深爲器重遺
子似歐似雍受業其門同時李文偉戚長裕陳衷赤薛士

學謝泰宗泰誠泰定泰交結星叔文社皆邑之才俊推昌
統爲長性孝友兄昌祚襲衛職晚漕粟於京缺額甚鉅詔
繫獄昌統盡鬻其產償之弟死揚州子幼往迎其柩歸葬
撫恤諸姪如子生平最恥干謁裹足不入公庭邑令張琦
知其貧周之不受歲寒絕糧家人以告昌統怒曰吾方吟
路掃饑寒迹天哀志氣人之句爾何廢我詩思也嘗於寓
舍拾遺金舉以問主人主人弗認昌統藏之笥中久之詢
爲前僦舍者物其人已亡乃遣詣其子焉崇禎十二年朝
廷有徵辟之舉學使者以昌統應不赴後以明經貢太學
當詣廷對會其次以親老爲言昌統輒讓之妻卒亦不再
娶明亡棄衣冠屏世事結廬隱於靈巖之西山自號東澗

遺士年七十九徵生輓詩於親友并自志其墓八十餘

張案

鳴哨山舍偶存陳鴻賓年九十二猶善飲卽席戲贈二絕

據是八十餘當係九十餘之誤雍正府志作卒年八十餘

非猶善飲日能行百里探山谿之勝卒時命盡取所爲詩

置柳中有絕命詞最哀痛云

天愚集參
天申集

艾達時字仲可定海衛指揮虎山之子早補諸生

案劉氏家譜劉

鳳元傳其轍指揮有保勘官定海衛指揮使艾達

跡跑魁

時名據是達時當明季時嘗以諸生官世職也

岸意氣不可一世旣而折節讀書遍覽羣籍過目輒能記

憶其友謝泰宗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一時後進咸師法

之所得館穀悉散給親友貧乏者崇禎十二年詔舉賢良

方正主者欲以達時應以書辭曰某少而失養長無宦情
以言乎賢則矜氣未除以言乎良則鄙心未化謏骸無任

則不方樵柏因時則不正以某而充此選是方之柄而圓是鑿銳之矛而櫛是刺也所應豈所求哉竟力卻之迨南北京相繼陷魯王監國紹興定海總兵王之仁駐軍西陵其子鳴謙擁餉不援達時謂鳴謙曰君父危如累卵臣子玩若弈棋非惟覆載所不容抑亦國亡而家隨之也未幾江干不守浙東皆降達時偕同志鄭端明謝泰臻謁先師廟慟哭焚儒巾往來山谷間達時衣方袍素縗僧裝端明黃冠人以三教目之駐防將柴某高達時誼求見不可得乃盛設筵宴屬人致其意達時謝曰以余蕭然數莖睡不堪難其敢形穢於鞞鞞之側以爲軍容羞終不往達時晚益落落寡合閉門高臥甕下絕炊猶彈琴詠詩自若也卒

年八十餘子武羅工詩有才名亦棄諸生與父偕隱以終

天恩參
梅村集

鄭端明字調父副貢生

案雍正府志
作諸生誤

慷慨負志節壯時婦

死不再娶宗黨有寄百金而遠遊者其人客死端明舉金
還其家封識宛然甲申國變聞之慟哭累日南都擁立福
王欲往上書論恢復事以馬士英阮大鍼枋政不果迨

大清兵渡江南京失守端明與鄉里起兵謀據縣城以拒
守旣而眾散端明偕同志棄儒巾從羽士遊黃冠野服往
來僧寺隱慈谿北雪山

案府志作雲峯山
乾隆志作靈峯山均誤

自爲生壙題

其柱曰白骨已埋空對雪山悲日月丹心未泯願從龍窟
助風雲以山中有井相傳爲龍潭也呼工鑄訖卒遂葬焉

唐志彙參鄭秋槎集同時鄭奎元逢世亂守越中亦以忠義稱采訪

案曰全謝山太史撰錢忠介公神道碑言忠介舉兵郡城擁立魯王定海令朱懋華亦以師會夫縣宰安得有兵不過率其子弟以赴國難是必邑士大夫共襄成之則調父先生與鄉里起義旅正在是時也至據邑以拒守似當東江師潰之後猶欲約郡中諸義士共保明州一道否則思扼蛟關以爲翁洲犄角無如天命有歸眾旣瓦解遂遯迹於山谷耳然而此爲吾邑非常之役必非調父一人所能任之想同時如艾仲可陳鴻賓謝時禋時符張繼又洪石香陳孚白范香谷邵康如之父之堯

諸君子亦必參預其議輸餉募勇不知若何竭其
心力欲以涓埃報故國之恩也惜乎邑乘載諸賢
於隱逸傳縱不沒其高節而於當日義舉終未能
表而出之此則九山磐庵兩大令修志過於忌諱
而其後楊庵大令又仍其舊而不廣爲搜采以致
今日兩遭兵燹邑中遺文掃地殆盡卽欲遵

高宗純皇帝表章明季忠義之意而亦苦於文獻無徵矣

故於調父傳後略爲書之云

聽思
堂稟

范兆芝字

香谷 案蛟川詩話初字香
國後改香谷志隱也

我躬之子諸生早喪

父居苦 讀書博通經史負才自異同里華夏雅持風節

兆芝宗

步趨皆以爲準後從陳子龍遊

案甬上續香舊
詩兆芝有哭陳

師詩魯王監國兆芝預於江上幕府丙戌浙東內附兆芝
為亂兵縛去逃入深山誓死七日不食故人周某往勸之
曰畱身可有為也丁亥十月華夏與王家勤屠獻宸楊文
琦張夢錫謀翻邵城兆芝助之將以都御史徐孚遠柴樓
之軍為海師入蛟關內應既而事洩夏等遇害兆芝亦牽
連被逮將行刑矣婦翁謝泰臻使其弟泰階行賂獄吏以
死囚代之兆芝得亡命庚寅 大兵破山寨復索其家而
籍之五年中兆芝凡八徙而家三破乃寓於鄞鄞人陸宇
燦志士也以兆芝至大喜邀入詩社遂與余喬宗誼董劍
鏐陸崑葉謙有湖南七子之集時兆芝連遭挫折不自得
每酒闌語及生平彈指出血聽者咸為惓惓而好義日益

甚都御史王翊死懸首郡之西門越人沈質先謀於兆芝

兆芝乃與宇燦邀奉化諸生江虬龍詐爲巡夜者竊其首

歸葬之

案全祖望撰陸宇燦墓志竊王翊首乃是江子雲與紹興府志所載江虬龍事同姓而名異豈虬龍

卽子雲耶

翁洲城破故閣部張肯堂之孫茂滋旣免於難尙未

有歸貲兆芝任之爲治行李設祭於肯堂墓前送之歸華

亭復爲謀其家事方去丁酉兆芝以父久未葬爲粵東之

遊將求貲焉途遇海昌故職方查伊璜

案原作查某據續者舊詩補其名

相得甚歡日與倡和飲酒約明年同歸湖上修史未幾兆

芝抵粵病死年三十五旣殮

案董劍鐔詩集范香谷死粵東周九逸殮之子贈以詩

從者方憂無以返櫬忽有入門而哭者曰范君一至此乎

是嘗拯我於厄者棺當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其家然

其家終不知兆芝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

案乾隆志同邑劉儒素義兆芝

與其喪歸據是入門而哭者當卽是儒

兆芝生平風格最峻嘗與慈谿姜宸

英評論人物宸英以科第裁之兆芝作色曰以科第重人

真世俗之見也拂衣竟起宸英惶恐謝過後見人輒誦之

其爲朋友所嚴憚如此

甬上續耆舊傳參結琦亭集紹興府志

邵似續字康如諸生魯王監國父輔忠仍以原官尙書主

聯絡恢復事似續亦以辟薦仕爲都督無何浙東繼陷輔

忠旋卒似續乃挈眷入交溪

一作嘉溪

山中躬耕隴畝自食其

力里有疾病時扶掖而療之人稱義焉平居好吟詠能書

或持縑以乞不少卻自山棲後不入塵市不識令長三十

餘年所往還者如周西陳式裕皆遺民也其與西夜坐詩

有史筆有權分漢魏茆廬無夢到幽燕之句誦者壯之晚

猶灌園爲業一日晨興詣圃歸而終警雲集參乾隆志蛟川備志

邵似歐字子文案一作茲文又案蛟川者舊詩一字漢功號覺庵似雍字子堯案

作堯向書輔忠之子同產九人中姿最秀案周齊曾撰邵尚書墓志子九

人似伯似續似歐似雍似亢似煥似周似昇似迎結琦亭集作同產七人誤爲陳昌統高弟皆

補諸生宏光監國似歐以明經貢太學考授同知丙戌江

上師潰似歐兄弟侍父避居大雷山中微言勸父殉國竟

不能得及魯王在翁洲石浦間兄弟竭力資其屏屢由是

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已而天下大定當道

重以歐才屢經聘授不出日遊四海名勝以適其趣似雍

則往來蕭寺與浮屠氏相倡和間嘗訂修邑志案丹霞草邑令周家

齊屢以予所修邑志見詢二人俱立品瀟灑超然離俗具魏晉人風格

似歐年逾七十卒有秋悲谷音壁觀傲枕小言諸詩寄託

深遠鄞人董守論題其集而哀之似雍臨終絕命詞尤爲

悲痛弟似昇字子如諸生性嗜學未嘗一日輟書卷爲文

華雅可愛亦能詩卒年四十六似歐子元觀自有傳

鮑倚亭集

參乾隆志

蛟川備志

周西字方人居廬江少好學父母以其孱弱憐之西藏火書室俟親熟睡重舉燈默識恐光外洩蒙以被不雞鳴不止久而其被如墨鄰有少婦每西至必整衣易飾手進茗果西遂巡卻退婦後挑以微言西遽起不復往甲申北都之變西聞之賦詩痛哭旣而金陵立國馬阮亂政西知半

壁不能久存輒抑抑不樂丙戌浙東內附四年二十六歎
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去舉業以教授養母
時往來郵之寶林多從之遊者己亥海師大掠西奉母避
難粹遇盜盜見母豐碩疑爲富家媪用火薰之以索金西
抱母大慟撲滅其火願以身代盜揮戈砍其右將指幾落
旁一卒曰是孝子也乞舍之西得免自是或匿洪溪或棲
太白山感憤時艱屢發之於詠歌其詩下筆俱有真氣不
輕與人倡和白名曰痛定集案全謝山撰周布衣傳言所
著詩古文詞曰痛定集今考
痛定集皆詩無古文
其古文曰勁草亭集
中年後家益貧冬月擁一破褐寒裂
肌膚西猶苦吟自若縣令王元士郝良桐延之修志書成
請署名力拒之嘗遊武林耿耿不合一月卽歸後寓郡城

與周容李鄴嗣爲素心友久之竟以授經老西事母最孝
愉色婉容數十年如一日待人和易言語溫溫讀書能樸
實深造足爲後進師法尤勤於著述經則易書詩禮春秋
皆有圖解史則史記漢書皆有論說而唐宋杜韓諸大家
詩文皆手鈔之生平心迹所寄又在防秋譜一篇防秋譜
者世俗牙牌之戲也西增置其色目更以處士爲至尊言
有時世變多端帝王將相俱不能支獨餘處士以持殘局
而兀然能爲中流之一壺其文甚奇又與鄴人周昌時書
曰西自杜門深山不樂與浮沉者爲緣一簑一笠願偈麋
鹿而不知者不以爲笑卽以爲詛此不足怪至先生清風
高節自足千古而乃惓惓於鄙人西以爲今日所斷不可

當者妄欲以義士自居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爲首陽頑民等語以自表異所謂義士者當爲蹈海之魯連爭帝暴秦奮臂之陳涉突起發難張良之報仇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而死否則如陳咸之閉戶不出梅福之逃吳門爲士卒陶潛之終身爲晉徵士此雖不得志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西皆未能也如吾蛟川之薛白榆陳鴻賓艾仲可鄭調父諸先生裂冠毀裳逃名空谷疾風勁草老而益壯庶幾古人而西則師事焉而未逮也其敢侈談義士乎然則若西者其恆河之沙九牛之尾三秋之落葉不足爲世輕重而甘自棄於先生者也此書西蓋抒其所感

云晚築勁草亭自號勁草居士學者稱爲勁草先生卒年六十八臨歿以所著讀春秋已成四十二卷而定哀二公猶未畢太息深以爲恨其遺書嘗欲付之寶林高弟方伊蒿至是未及而卒

痛定集參鮎琦亭集乾隆志

項宣字宣之博學好古少負異才見富豪人輒夷然卑視之值明亡遂不赴試黃冠道袍作羽客裝妻歿亦不再娶與諸隱者以詩相倡和文亦古奧幽峭尤工於草書敲側斜正點畫皆有勁致性嗜酒有求其字者延之家待其飲酣置硯箋於別室令見之宣必揮毫疾書罄紙而後已嘗爲海盜陳壽所掠令寫帥字於大纛宣不從或爲之再三跪請乃命碎墨盎中以一足着草履濃濡墨汁笑而書之

賊大悅贈以百金送之歸宣登岸投金海中卒年七十餘

徐文彬撰傳

參乾隆志

許應禎字孟祥一字伯子年十三補諸生博覽書史喜縱談古今事累千百言不休乙酉闔帥駐營西陵招致幕中已而軍潰帥及吏士皆奔應禎念其父客臨海久不見往覓之時方干戈滿途乃獨走巉岨仄澗間脛刺蒺藜如蝟經旬得至奉父歸里與弟最友愛弟往郴州言及輒流涕及歸喜形於色其篤於天倫如此家貧嘗元夕絕糧讀書自如作書寄邵似雍適似雍亦絕糧相與酬和時人競傳之後縣令王元士邀修邑志撰文多出其手云

書巖集參丹霞草乾

志隆

周景醕行誼端肅好觀書史甲甲後恐城居罹兵禍挈眷遷於陝江之南未幾叛將張國柱縱軍焚掠邑中受害人服其先見平居正襟危坐雖寒暑不改其度嘗手一編讀之哭已復讀人竊視則李自成犯京師事也錄書甚多後遭海寇遺者無幾焉

唐志彙參
蛟川備志

虞光祚字爾錫父世熙見孝義傳光祚天資穎悟寓目輒成誦十歲通五經大義尚書邵輔忠質之答如響歎曰此行祕書復生父有浮海之役光祚泣諫弗聽乃著瀛海賦以諷備言溟渤未可嘗試父覽之遂輟不往弱冠爲諸生有幹才邑令顧宗孟遇公事必延以商榷坊役之苦光祚請以土豪王萬經絕產置什器窮黎免於供億慈谿輸粟

定厥水次向距數百里通之則礙於民居東西管河甚淺

旱卽水乾光祚設法濬治

案謝得昌撰天愚府君行述與虞先生議濬郊西河渠七十里

旣利灌溉兼便輸粟皆佐宗孟成之宏光監國光祚以禮

部尙書顧錫疇薦授鴻臚寺序班尋改通判未仕會朝中

擇智謀士可通使北行者提督陳洪範薦爲國子監學錄

遂從兵部侍郎左懋第及洪範齋書往光祚至良鄉途梗

不得前

案明史左懋第偕陳洪範奉使北行至燕京洪範降懋第不屈死竝無途梗良鄉之事或光祚至良

鄉見洪範隱有異志不欲同行故託途梗以歸也

歸而復命孝陵前一慟至嘔血

數升南都尋亡洪範已早降於

大清復來江南欲引光祚招徠海隅郡邑光祚謝曰吾亦

委質爲臣者公胡以伐國之言聞於我乎然家貧不能居

閻里嘗遊大帥幕府適官兵破金華光祚謂大帥曰凶與
軍會殺戮甚斯兩陽變常亟泛舟省會以粟賑之庶幾子
遺之民稍藉以活又請弛鹽政以濟軍興寬關譏以通商
賈當事多從其言復爲太倉守白登明客案白登明見先
正事略循吏傳
以民之輸糧惟保戶高下其手勸除之一旗軍歐斃甲長
登明欲寬其罪光祚曰如此則國家有軍而無民也卒置
之法時海寇犯江甯大敗棄前所掠邑南鄉童子於崇明
旣而皆漂泊太倉松江間光祚見之解橐以救并請登明
申巡撫檄松太屬縣具舟給口食遞送得歸里者數百人
踰年入秦遊涇陽幕途遇二童子亦係邑人被寇掠而轉
至者贖之還家聞者咸高其義光祚性嗜詩行展所至皆

有吟詠著述甚富自號生餘道人晚歲家居令王元士延

修邑志未成卒年七十餘

天愚集參
雍正府志

陳式裕字贊皇嘉興教諭應寶之子明季以貢生官中書
舍人讀書工詩性篤友誼寶至如歸座無虛日嘗曰文章
朋友吾性命也他何求哉與邵似續似雍許孟禎諸人交
最契似續隱居嘉溪貧甚式裕載粟饋之凡鄰里有匱乏
罔不周恤家產因之中落後值闖盜劫之入海有識者曰
此義士也卽以小艦送歸偕其子俱生還人咸謂爲善之
報卒年六十八子宗琦字伯韓諸生少年負才周容有詩

贈之

乾隆志參
蛟川備志

陳衷赤字孚白一字樂漁京四世孫諸生爲人磊落不羈

狂歌好飲博極羣書工詩古文詞崇禎十四年襲百戶世職

國朝削衛籍衷赤遂屏居里巷絕意仕進會海寇犯蛟關官兵閉城自守浹江以南男女死者遍地衷赤作哀江南賦以刺之略曰怨彼蒼之不惠兮忍此方之毒罹胡旬日之暴虐兮竟不一慰以雲霓雖民命其如菅兮獨不爲好生之地卽棄百而殺一兮亦庶幾少解於烝黎其詞絕痛旣而負書攜囊走齊魯歷閩粵而崇明三衛括蒼等處尤多滯迹所至放浪山水吟詠自樂才名聞於四方老而歸里與謝泰宗薛士學相往還益寄情詩酒云

乾隆志參蛟川備志

張君旨字彥博君謨從弟少讀書矜氣節應童子試不利

卽謝去場屋

案家傳作丙戌後不試有司求徒講學於靈巖山是前此未嘗不應試明亡乃謝場屋耳

與邑志微異

弱冠娶妻李氏生一子踰年喪偶終身不娶鼎革

後益復韜晦寄其子於外家隱居靈巖之童孺歲逢祀事卽具肴藪於山中遙拜焉己亥五月海寇登岸大掠君旨集土人力禦之擊殺十餘賊後無繼者竟被執賊聞其名欲脅之去君旨大罵遂爲所害甥沃某收其尸歸葬先隴之側兄君統由太學生任雲南按察使知事明亡不知所

終
乾隆志

馬希皋字逢伯崇禎間遊郡庠旋食餼爲人僮結落讀書論古數奇未爲世用而明經授徒孝友文章卓卓爲諸名公推重鄞人史大成序其生平行事最許子兆圖別有

傳乾隆
志

案曰乾隆志言謝方伯渭常師事希皋攷薛文介
撰方伯行述卒於崇禎元年而希皋遊庠在崇禎
間恐方伯師事之說未確故刪去之

王宏字若谷負雋才少與兄試童子科名列兄上請於令
以己名互易之旣而與兄竝補諸生及家析產盡以良田
讓兄而已取其瘠者嘗夜讀書有魅爲美姝狀假名鄰女
挑之宏叱曰皇天不可欺魅遂逸去寺僧以邪說惑人男
女無別宏請邑令嚴禁之乃絕故人子李某負豪家錢三
十緡被辱而訟於官宏聞之如數代償事得解圍多嘉桑
人競盜折宏倚其梯於樹踰牆者慚而止適朝廷有賢良

方正之舉有司將以宏應辭之年七十一卒

天愚集

李旦平字尚卿誠立族子生有至性六歲喪父母衰經如成人長而明慧好學年十八補諸生會文星椒社日成七藝不繼火才名冠一時事兄最敬析產悉以良田美宅讓之兄歿哀哭如居親喪諸姪中落又舉前所授田廬贍其乏里人李敬懷嘗貸四十金久而不償一夜飾其女至謂負債歷數載願納此女言畢遂竄去旦平令妻撫爲之女厚遺之丙戌以歲貢試於廷見士宦多爲其子弟營官歎曰行朝其不久矣歸而長齋學佛以終

天愚集

周彬字玉井其先世名龍者自安仁徙定海值日本爲寇龍獻策軍門言宜謹火攻守隘口除姦宄密間諜咸切要

務制府奏授都司僉書彬生三歲而孤家貧母攜之改適王瑞既就塾羣兒諂之彬始悟自有其生父也慟哭幾絕亡何瑞卒人謂期服可彬曰養父非父乎以三年喪報之彬長於詩善琴嘗遊京師內監王某方擅權勢召飲以遲至坐席末酒餘謂之曰君誦相鼠之詩乎內監謝過訂後約竟弗往會有賢良之舉主者以其名上彬力辭之邑令延爲鄉賓亦不之應晚喜談釋人稱爲周處士

天愚集

鄭勝持

案陳志棄云攷鄭氏譜疑勝持名載命改名天望兄爲命襲職指揮

世襲衛千戶勝

持獨好儒業行文極敏應試可兼十人之藝久之不售遂棄之父爲授室而勝持天性惡近婦女竟力辭不娶兄淨持卒撫其二孤成立尙書邵輔忠好延方士燒煉勝持以

嫻戚故規之曰彼誠負點金術曷弗自卑其財乎嘗遊燕
京一貴人欲授以丞簿卻之客戚晚田宏遇家使之鼓琴
勝持曰是伶人目我也拂衣去家居與靈峯僧杜言爲詩

友相倡和年七十八猶康健如地行仙

天愚集

洪崑字石香應科之孫諸生生有夙慧讀書一日十行工

詩古文詞崇禎間鄉試臨期夢神授以試題入闈果符所
夢遂以第一人自命聲聞於監試官及折卷名果第一監

試疑有私黜之明亡後託於緇衣

案謝歸昌贈洪石香詩爾祖任漢中盡瘁封疆

死朝讓旌臣忠綿上原田美門戶半湖香蕤焉一孤子河山忽已更君恩如逝水長委依繡佛日詠西來旨亦指其

國亡爲僧也

豪放不羈人多目爲狂者崑亦以狂自稱焉

乾隆志

陳王賓字天倪一字雷塘少業儒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

入妙性高伉不肯屈於人甲申之變號咷於野或解之曰
君需次弟子員故國之痛不亦過乎王賓不答後不知所
終南疆釋史案然崎亭集明亡陳王賓既不就試遁迹
山中快快不自得忽有道士過之曰子誠高士然喪亂
之辰負此剛腸恐摧意外之禍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
語畢而去未幾時果當厄王賓因念道士言姑試之則體
冷冷然輕舉矣須臾至一山道士出而笑曰此羅浮也君
當居此其家不知遍求之不得以爲死矣一日王賓降於
其里人之庭呼其友至告以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
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衆始知其仙去也